

●陈永邺 著

欢腾的圣宴

——哈尼族长街宴研究

The Rejoicing Sacred Feast

— A Study of HANI's Long Street Feast



◎ 余光中

听听那冷雨

The Rainy Day Poem

余光中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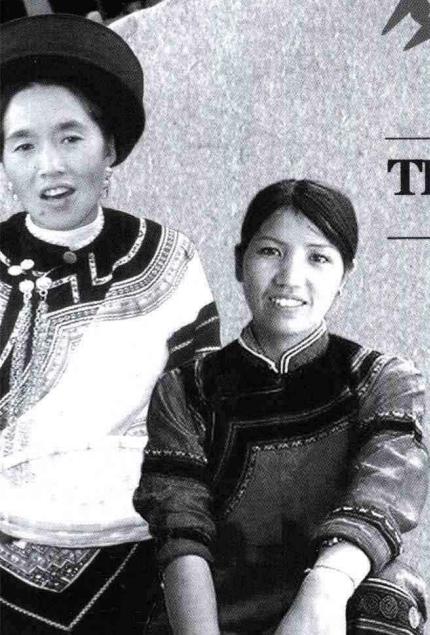
●陈永邺 著

欢腾的又宴

长街宴研究

The Rejoicing Sacred Feast

— A Study of HANI's Long Street Feast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欢腾的圣宴：哈尼族长街宴研究/陈永邺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 - 7 - 81112 - 710 - 2

I . 欢… II . 陈… III . 哈尼族—饮食—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IV . K892.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5410 号

策划编辑：蔡红华

责任编辑：宋 武

装帧设计：刘 雨

欢腾的圣宴

——哈尼族长街宴研究

陈永邺 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3

字 数：240 千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1112 - 710 - 2

定 价：39.00 元

地址：昆明市一二·一大街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 - 5031071 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前　　言

四年前，当我选择长街宴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时，使我感兴趣的是哈尼族长街宴上咪谷们所做的那种井井有条的安排和节日不一般的欢腾热闹的特点。在那里，传统上，各个哈尼族家庭在村寨社会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可以由长街宴宴席座次上的安排看出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哈尼族的社会结构就建立在这种以大型的祭祀盛宴为基础、以个体家庭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上。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相对稳定的哈尼族人际关系和制度化的村寨社会呢？长街宴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研究对象。

从选题到此后近一年半的村寨田野调查，再到书稿的写成，前后有三年半左右的时间。这期间的经历，加上课程的学习和训练，我对人类学也经历了一个从业余的爱好到专业素质的培养过程。转变完成后，我不但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门学科，还为自己从此能如愿以偿地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而备感荣幸。它最让我感动的：一为有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在实验室里面的实证研究传统，当然人类学是把这种实验室搬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里；二为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为我提供了对社会生活最有效的实践观察视角和理论研究工具。当然，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人类学的优势还在于能从普通人的角度体验和观察日常社会生活深邃的内涵，以深入探讨和分析社会生活方式、象征体系、恋爱婚姻家庭等社会结构和组织管理制度。为了实现这种研究目的，真正从“主位”而不是“客位”的角度来了解社会日常生活里人们的角色和地位，人类学者就不得不在村寨或社区社会里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生活上足够多的时间。所谓的田野调查，在我看来，不仅要收集各种民族志的资料、参与观察当地人的生活，它更是人类学者充实、了解生命的真实含义、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生命仪式过程。因此，无论是短期或是终其一生地来做这件事情，只要能够实现上述目标，都是有益的。

长时间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很容易使人类学者建立起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良好关系，有些村寨里的村民会成为研究者终生的良师益友，这种友谊能



使观察者得到更多的知识，进一步研究村寨里许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的意义，也更加尊重村寨村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当中，经验叙述和理论分析的完满结合能够使我们对村寨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的研究从浅层的描写进入到深层的描述中，这样，隐藏在个体意识中的关系表达才能上升为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使我们明白社会在逻辑思维的形成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这就是本书的最终目的，当然，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而成为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工作者。从2004年11月第一次到绿春县城参加“十月年”长街宴开始，我又先后多次到了哈尼族居住的红河、元阳、绿春等村寨进行实地考察，并开始动手写作有关长街宴的书稿，重点是长街宴所具有的“神话的、宗教的、巫术的”性质及其象征意义，写作涉及哈尼族古往今来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文化变迁和梯田稻作生产与人们村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回顾写作的这些经验教训必定会对这一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最大的遗憾我想恐怕还在于时间的不充分，当然，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弥补这一缺憾了。在这几年的研究过程中，我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是在田野调查中度过的。而且文字写作上仍有许多表达语言不符合专业要求的习惯……这些不足都应该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得到进一步的弥补，毕竟对长街宴和哈尼族的研究已成为我对民族学事业一生追求的重中之重了。

本书的完成有赖于瞿明安、王清华、郭家骥、和少英、林超民、尹绍亭、方铁、何明、张跃、李志农、杨寿川、李杰、杨先明、吕昭河、戴顺祥等教授和专家的鼎力支持，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陈永邺
2007年12月于云南大学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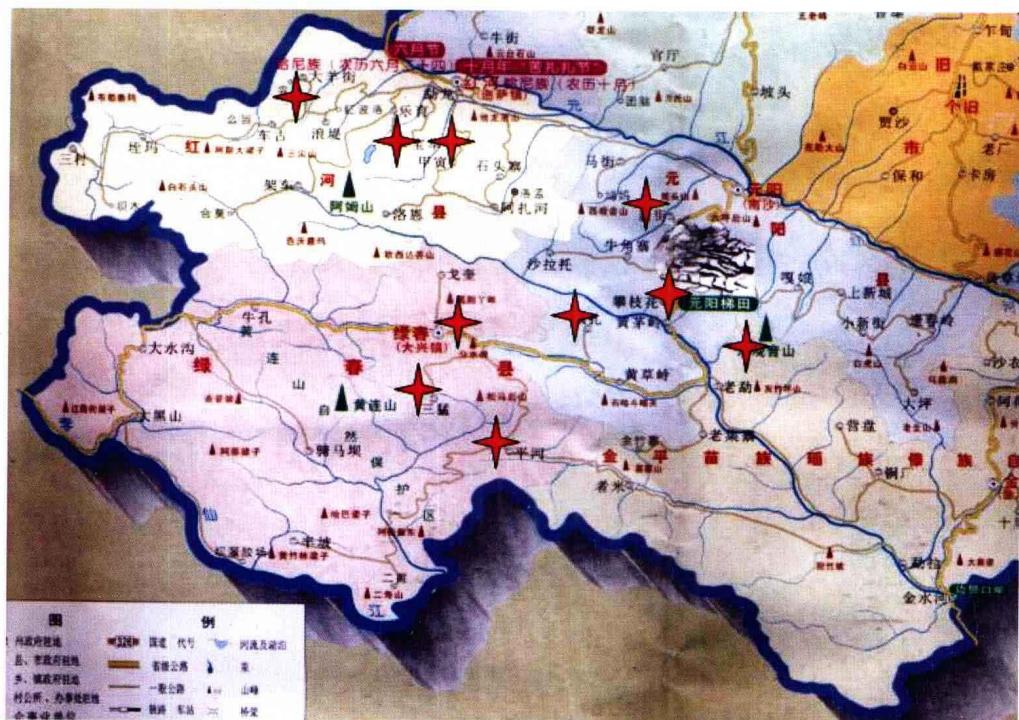
前 言	(1)
第一章 人类学有关宗教圣宴的研究综述	(9)
第一节 人类学中的圣餐	(9)
第二节 国内学者对知名宴会的研究	(17)
第三节 哈尼学中有关长街宴的记述	(22)
第四节 理论假设与研究框架	(23)
第五节 田野工作地点的选择	(25)
第二章 长街宴的神话历史地位	(31)
第一节 红河两岸哈尼族的历史来源	(31)
第二节 三类长街宴的宗教文化特征	(34)
第三章 长街宴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51)
第一节 长街宴的主要类型	(51)
第二节 长街宴的结构和特点	(55)
第四章 长街宴与哈尼族的宗教信仰	(81)
第一节 长街宴的宗教文化内涵	(81)
第二节 长街宴的宗教仪式性质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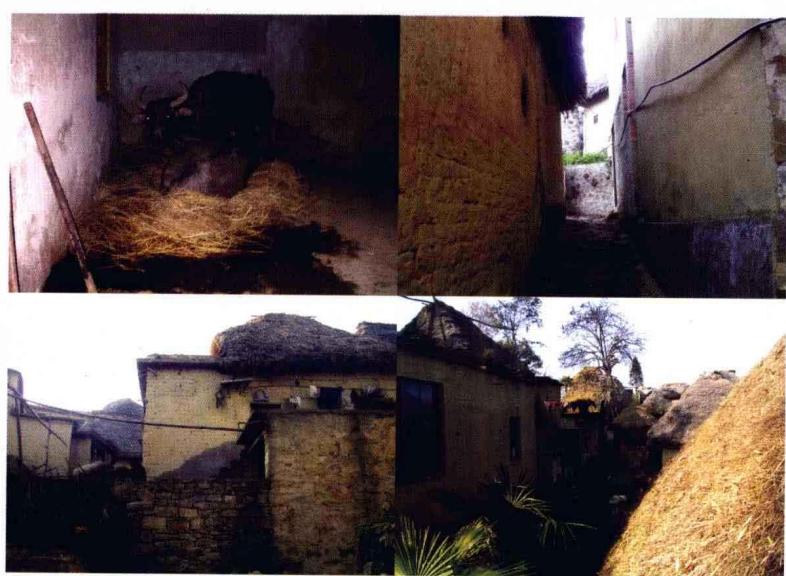
第五章 长街宴与哈尼族的社会心理结构	(129)
第一节 长街宴上的夸富心理	(130)
第二节 长街宴上的人情交换	(136)
第三节 长街宴反映的社会关系	(140)
第六章 长街宴的文化象征意义	(153)
第一节 哈尼族梯田文明的象征	(154)
第二节 哈尼族民族性格的象征	(158)
第三节 哈尼族宇宙观的象征	(160)
第四节 哈尼族圣俗二元结构的象征	(163)
第五节 哈尼族文明传承的象征	(167)
第六节 哈尼族表达美好愿望的象征	(171)
第七章 长街宴在当代社会中的变迁	(179)
第一节 长街宴的世俗性特征日渐突出	(179)
第二节 长街宴原先的重要性逐渐降低	(182)
第三节 长街宴表现出的滞后性	(184)
第四节 长街宴的发展前景	(189)
参考文献	(194)
后记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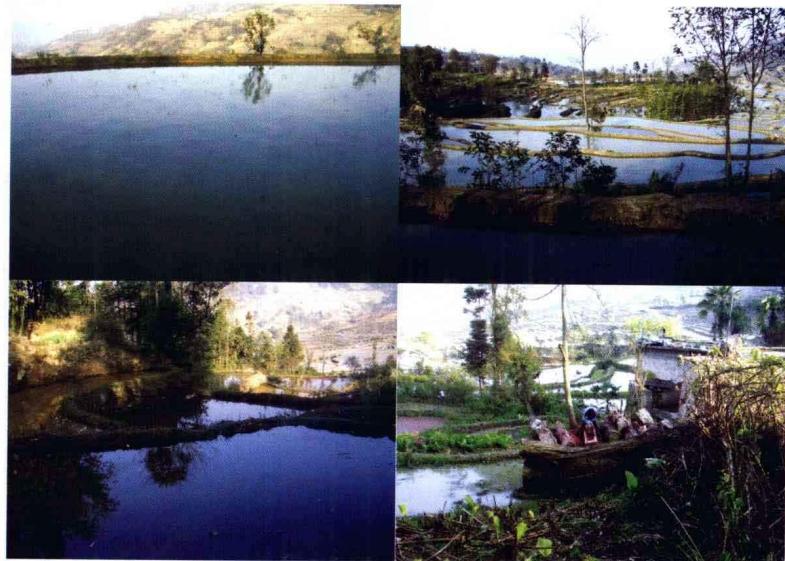
欢腾的圣宴
哈尼族长街宴研究



▲图1 田野工作地点的选择。



▲图2 元阳县新街镇的箐口村仍基本保留着传统的哈尼族蘑菇房式建筑风格。



▲图3 从麻栗寨河沿山体等高线开凿的梯田直连寨门，可以走出家门槛就步入梯田。



▲图4 元阳县俄扎乡哈播村。



欢腾的圣宴
哈尼族长街宴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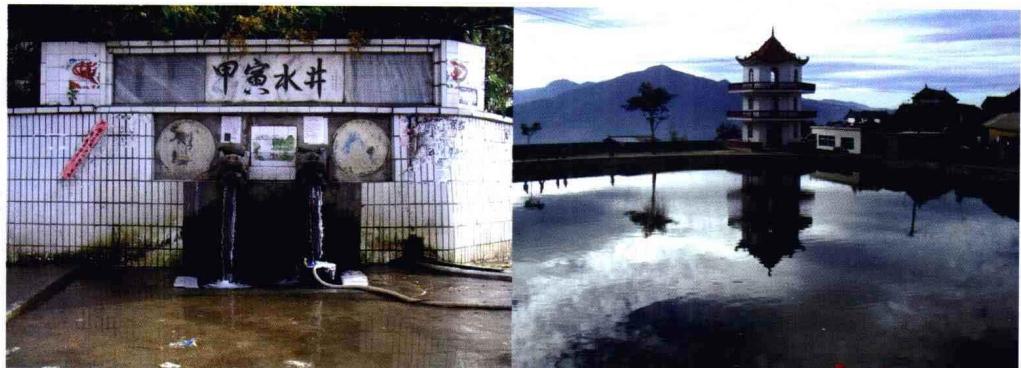
▲图5 红河县的他撒、浪堤村，元阳的哈播村房屋仍保存有很多传统的土墼房。



▲►图6 甲寅村是哈尼族聚居区最大的村子之一，村里的房屋汉式结构的较多，有一条较为平整宽阔的南北向大道。



▲图7 他撒十二泉眼，位于他撒村西边，泉水不停地从十二个泉眼流淌出来，有着美丽的民间传说。



▲图8 甲寅的大水井是每年“十月年”时祭井神的地方，这些水井边是长街宴摆放时的“龙头”所在位置。右图是龙潭水汇聚形成的小湖。



欢腾的圣宴
哈尼族长街宴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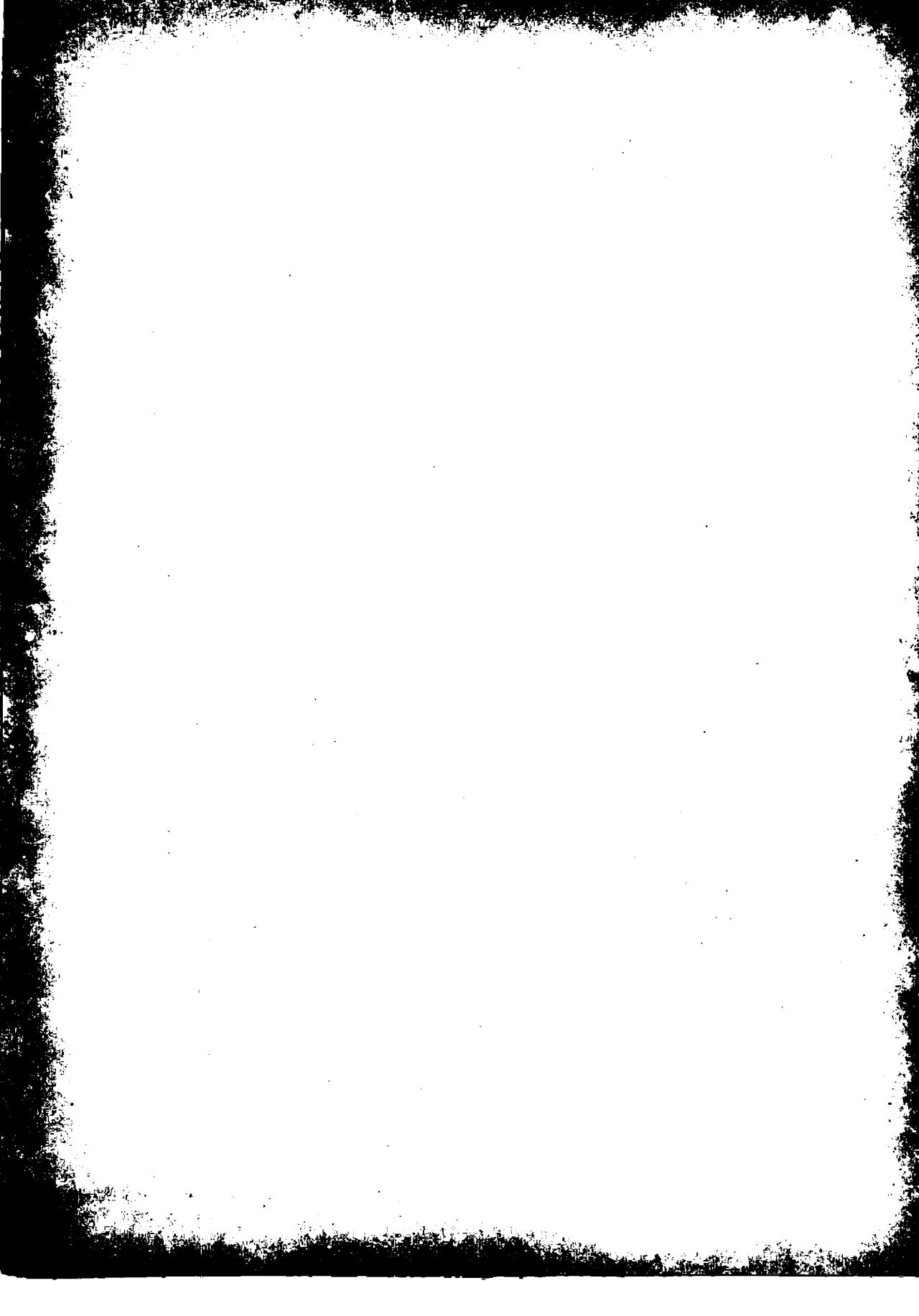
▼图9 元阳、红河、绿春三县位于云南省南部广袤的高山峡谷地域，是一片茫茫苍苍、江河奔涌、森林密植、美丽迷人的神秘之境。





欢腾的圣宴
哈尼族长街宴研究







第一章 人类学有关宗教圣宴的研究综述

长街宴是哈尼族每年一度举行的一种规模盛大且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节日饮宴活动。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长街宴饮宴活动距今至少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对于有着两千年古老历史的哈尼族来说，宴会所具有的一般意义和作用，如聚集四方宾客，显示主人角色地位，协调人们关系等，都是研究哈尼族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结构的最好见证。另外，由于长街宴这一盛大的饮宴活动充满着丰富多样的象征意义，并与哈尼族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因此，通过研究长街宴，不仅对了解哈尼族的神话传说、历史发展、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传统习俗、伦理规范、民族性格、社会结构及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人们尊重和保护哈尼族的传统文化，提高哈尼族的文化素质，发展哈尼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实现哈尼族地区的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就是关于居住在云南省南部哀牢山、无量山广大地域范围内的哈尼族在不同时期举行长街宴的盛况和社会关系模式的民族志报告。

第一节 人类学中的圣餐

人类学中的圣餐仪式是关于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有关宗教祭祀宴会的经典研究，其中的许多观点、内容和视角为研究哈尼族的长街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对人类学圣餐仪式的记述最早来自于泰勒的著作，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信仰死后灵魂继续存在，是蒙昧人的万物有灵观的必然结论^[1]。泰勒指出，在印度东北部博德的原始部落中，当人们为死者举行最后的丧葬仪式时，死者最近的亲属将食物和饮料送到死者面前献祭，举行过驱邪仪式后，还要准备宴会的吃喝，以寻欢作乐，好像他们永远不会死去。最为持久的影响是阿萨姆的那加人部落，这个部落月月举行埋葬仪式的庆典，在死者